

尘世履痕

张建·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尘世展痕/张建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3. 11

ISBN 7-5039-2426-8

I. 尘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8934 号

尘世展痕

著 者 张 建

责任编辑 蔡宛若

封面设计 怀 一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875

字 数 150 千字

印 数 1-1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039-2426-8/I·1117

定 价 11.00 元

序

刘 洋

和豪爽之人交往是一大快事。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说风风来，说雨雨来，少了羞答答、小家子气。

张建无疑是个豪爽之人，同时身上又透着灵气、秀气。

青年时代的张建不堪回首，充满了艰辛坎坷、颠沛流离——这是人生的不幸；然而他远离故土，北上黑龙江，南下江浙，东进齐鲁，西行内蒙川陕新疆，又写满了人生的传奇。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张建做到了（特别是他做了书店经理后的读书）；不过他先期的“行万里路”却并非古代骚人墨客、官绅士商的闲情逸致、附庸风雅。他是被迫的、无奈的，是以一个打工者、甚至行乞者的身份真正沉入社会最底层，而又获得人生最大的收获的。

张建现在是有一点底气了，小小的——和那些大款大腕相比；但这似乎并非太值得骄傲。真正令人艳羡、令人无可企及的是他并非随国旅、青旅安排的自费或公费的旅游，是他与社会各界三教九流零距离的接触。这些别人抢不去（当然也无人自找罪受）。

张建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恰恰是这些文字。我看过不少这方面的来稿及已出版的集子，遗憾多是导游者哗众取宠的调侃，或小册子上解说词的再现。而张建的游记大气、豪气，甚至带着野气，这是他一个人的潜底独行：世间小人物鲜活的写真，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以放大镜、碳 14 透视古墓残碑般的深沉缜密，俱有。

游记中没有了“我”还游个哪家子？游记中没了胸襟、气度、独特的发现、不人云亦云的见解，还要郦道元、李白、王安石、徐霞客做甚？

我曾开玩笑说张建你天生的一副反骨，张建默认。的确，曾因在小小的《运河》上发表了他几组游记招来个别老者的指责：他反孔，你这刊物是不是由宣传部管？当然，新闻出版由党管，中国共产党是靠反封建、反孔起家的，党从来就重视文化艺术的导向。可党的宣传部领导并没搞一言堂，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反倒杞人忧天呢？孔老夫子的儒家学说已早为正统，功德伟绩也已说得不少了，中华民族的传统里是否需要注入点什么新鲜的东西？不是吗，面对中国进入 WTO、2008 奥运会的主办，难道我们还要长袍大袖、之乎者也地大谈什么“万国朝宗”“皇恩浩荡”吗？

·张建的游记有思想，有硬度，有一种钢朗朗的声响，但它既不是专家学者式的论文，也不是平庸者自以为是的“开创”，他写得灵动活泛；而他的其他散文同样洋溢着时代气息。如写故乡、故人的那组文字，《七十二座连营》由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，联想到今日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；由《大苇塘与高粱地小调》，联想到对民间文化的挖掘、整理、利用……

张建的文字干净利落，无冗长芜杂之感，是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学土壤与民间口语嫁接的优良品种；张建的感情不乏柔婉细腻，那几篇写爱情婚姻的随笔即为佐证。

但我这里也要像张建一样直率地对他指出：“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，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思想不错；但也不要操之过急，诚如“非典”期间无事能在家中坐下来读读书、养养病，大人物或许亦不过如此。

2003年6月15日于土桥

目 录

序……(1)

桃花风,杏花雨……(1)

踏雪……(4)

刺槐……(7)

海……(10)

七十二座连营……(12)

大苇塘与高粱地小调……(15)

土炕……(19)

祖父的最后一次远行……(23)

尘世履痕……(30)

秋原之悟……(39)

花祭……(42)

君子之交……(46)

一种人生……(48)

鬼友……(54)

-
- 山中旧事……(58)
- 重九寄菊花……(65)
- 怅对江流……(67)
- 遗憾美……(70)
- 悼……(72)
- 爱情话题……(75)
- 读《子不语》的女人……(79)
- 一次经历……(83)
- 梁山行记……(86)
- 西北行(一)……(95)
- 西北行(二)……(98)
- 西北行(三)……(101)
- 西北行(四)……(104)
- 西北行(五)……(106)
- 西北行(六)……(109)
- 西北行(七)……(111)
- 西北行(八)……(115)
- 再忆江南……(118)
- 访沙汀故居……(121)
- 冀中梨花……(125)
- 三人行……(129)
- 坝上行……(135)
- 观沧海……(141)
- 旅游闲话……(144)
- 平常心……(149)

书信……	(152)
人到中年……	(154)
做个庸人……	(157)
人……	(160)
雪儿……	(163)
伤李全战……	(167)
为宿敌而哭……	(169)
“三把”与其驾驭者……	(173)
送礼……	(176)
岳精明养鸡……	(178)
读书絮语……	(181)
文学的没落……	(186)
诗歌的叙与议……	(192)
追踪炎黄……	(195)
刍议虞舜……	(199)
大禹存疑……	(203)
残人与养残斋……	(207)
后记……	(211)

桃花风，杏花雨

满眼春色绿泛川原，不分关中江南，长城内外。潮气勃发阴阳互动，唤醒所有贪睡的生命。柳绿花红间，万物争抢春天所特有的阳光，享受滋润柔媚。热热闹闹地拥挤到清明，杏雨缤纷，桃花盛开，梅子下树。

这个季节，杜牧在江南的杏花村里或者拐到别的什么地方，身上沾着杏花雨；这个季节，崔护在长安郊外被人面桃花吸引着讨水喝。一个有闲情，一个讲逸致，都怕对不起大好春光。崔护出身于海内士族豪门的清河崔家，居崔、卢、李、郑太原王之首，号称山东（太行山以东）大姓，家世显赫、子弟读书、世代以做官为业，且门第高贵，忠孝传家，多王者师，为膏粱。其实他祖宗崔杼在春秋时代的齐国杀了齐庄公，史书有弑君之记。杜牧乃杜佑之孙，杜佑，唐之宰相。关中韦、杜皆豪强士族，与河东裴、柳二姓组成另一豪门集团。汉初由山东迁豪门大族充实关内，居长安东南始称杜固，又称杜曲杜陵的地方。唐朝中后期，朝廷政权始终由韦、杜两家把持，世代三公宰

相。崔护、杜牧王子公孙之属，风流倜傥之士，踏青游春绝非附庸风雅，实是必然之举，兴由心发，不得不尔，否则算什么大家子弟。

崔护、杜牧桃风杏雨游春之时，大唐已由盛转衰：权力世袭，财富高度集中，土地兼并严重，虽经武则天严厉打击士族豪门，甚至不惜让李治下旨，禁止崔、卢、李、郑通婚，却丝毫没有伤及他们高贵高傲的血统和心性，这才有了《西厢记》话本传奇。若把张生换了卢生、郑生之类世家子弟，中国的文学戏剧就少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范本。崔、杜子弟似乎预感到什么，此时略显颓废无聊，无所适从。

杜牧走进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杏花村，狂歌猛饮之后，醉过二十四桥明月，到青楼妓馆，听丝弦之声，倚红偎翠。崔护在农家屋前望着桃花口渴，一次不遂，再去一次，人家姑娘不嫁人，在家等你买去做妾吗？

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、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，这是杜牧、崔护留下的诗句，今天读来仍感春之可留可恋，仍感人生之美好，令人充满想象，也为他们的诗技诗艺叹服。其实，杜牧是否真的喝了杏花村还是桃花村的酒，谁也不知道。崔护肯定没达到目的，只好说桃花依旧在笑着，倒不如说他自己在失落地苦笑。

桃花风暖，杏花雨绵，春情春景春心一片。繁荣热闹之后终归沉寂，在崔、杜的春天以后不久，大唐无可挽回地没落沉沦了，代之而起的赵宋，重选了林、叶诸姓，桃

· 花杏雨变成梅妻鹤子，崔、杜已成昔日王谢。

杏花村，酒地；人面桃花，色也。

踏 雪

咏雪画雪写雪，关于雪的作品太多，以至提到雪这个字就让人听着俗不可耐，一句话俗得可以。风霜雨雪自然现象人见人殊，各自感受不同，各有各的心情。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、《卢维西安的雪》一文一画各有妙处，各有千秋，却同样感人，令人震撼而为之倾倒，印象深刻长久。不管你喜欢与否，作为自然现象，雪年复一年地下着，每到冬季如期而至，如何品评，持什么态度，是各人心里的事。

我喜欢雪积半尺时，穿上棉衣大头鞋，在雪花继续飞扬的时候，在雪野独自散步踏雪，漫无目的，只是为了感受那份洁白、那份清冷、那份宁静、那种意境。任雪花飞落头上脸上衣服上，任积雪爬到脚上，听脚下咯吱咔嚓咯吱咔嚓的雪声，那是一首天国的乐章。大地如一面镜子，反射的影像雪白无尘超凡脱俗。人静万物皆静的气氛。独钓寒江雪般的感觉，妙不可言。雪花在你脸上贴在耳边，窃窃私语，说不完的悄悄话，你稍不小心便被她把手脸挠

痒，而她却轻笑着化了，让你捉不着抓不到，逗你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，像无数的精灵无数小妖精跟你捉迷藏。

白色精灵不喜欢人为的干扰，尤其讨厌用她干净的身子堆雪人儿，人的臭气使她喘不过气来，会把她弄得脏乱不堪，积压的怨气自然只能化成一滩污水，那不是造物主的安排。人只能在雪中缓步慢行，偶尔可以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，由近及远一个个地跳跃着，像奔跑的小兔正在向你撒娇。此时你忘掉了一切，童心也因此而青睐你身体的每一根神经，如果你也调皮的话，可以和雪开个玩笑做个游戏，用手晃动小树或树枝，她便稀里哗啦地跳下来钻进你温热的脖梗儿，报复你的恶作剧。

我因此经常的雪天走出房间走出村庄，即便而立之年和今日的不惑之年依然如此。

一个诗人写到雪时曾骂她是伪君子，说雪用一块大白布把人间一切肮脏齷齪和黑暗丑陋遮盖起来，使人在洁白的假象中变成青光眼，看不到真实的黑暗，活像漂浮流浪的妓女。这未免偏激苛刻甚至刻薄了些，虽说每个人感受不同，可诗人的愤世嫉俗却扼杀了天地间仅存的一点美好。退一步说，雪用她洁白稚嫩的身体暂时遮住丑陋与黑暗肮脏和齷齪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在物欲横流的混浊社会，我们活得紧张忙碌激愤彷徨无奈，是雪这块洁白的大布给了我们喘口气的时间和机会，使人暂时忘却一切丑陋不快，看不到一丝污浊。如池塘里拥挤缺氧的鱼群，可以露出脑袋缓缓劲，否则就会憋死。是雪天的洁白使我们减轻了压力，使我们心清气爽，使我们继续活下去。很难设想，没

有让人喘气的瑞雪，诗人可能因精神压力而得分裂症，最终不堪重负走向死亡。

感谢白雪吧，她洁白晶莹的玉体最终要化入污泥洗涤肮脏，再渗入小麦的根系，她是真正的天使呀。诗人最应该在雪中走走，脚步轻轻地轻轻地，踏雪无痕，雪中有你，你中有雪。

刺 槐

由海外移植的树种。当初的传教士初到异国他乡，带几株故国常见的槐树苗，栽植在教堂或教会学校的院内，算是对故乡的一种怀念、纪念，甚或是一种企盼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原因吧？若干年后这种洋刺槐树，已经遍地栽种而不分南北东西民家院落，包括传统的中国佛寺道观也有栽植，完全本土化了。

刺槐高大挺拔，木质坚硬，几乎不蔓不枝，望去清秀伟岸，枝叶有条有理；鹤立鸡群，不受其他树木的干扰与侵袭，尽可能高地接触阳光吸吮养分，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地都能生长，且郁郁葱葱。花开季节，浓香四溢，白色串伞似的花朵可以食用也可入药，远远望去疑是春夏之间的白雪突然而降，正是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境界。令人遐思不已，神驰不已，爱恋不已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这个季节只有槐花牵引着春天的盎然花季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如此高大笔直而又坚硬不易受天灾人祸与虫蛀兽咬的槐树品种，怎么会在每一枝杈、每一片新

叶的叶脉处生出那许多如针似锥的木刺！尖利而长，那针尖一钻出树枝树干很快就木质化，任何植物动物都尽量避开它，免得受到伤害，尤其人的肉身，稍不小心便被刺出血来，而且一旦被刺就一定扎得很深，有时还会折在肉里，令人不得不望之生畏，敬鬼神般而远之。

东西方人种不同，文化传统不同，连同种的槐树性格都不同，原本强大的刺槐是高大乔木，那高大的身躯、茂盛的叶子本身就有一种生存优势，在阳光水土诸多必须的生存条件中，刺槐不仅霸道，简直可以说带有掠夺性，掠夺阳光水土，掠夺养分，掠夺时间空间，尽管如此它仍遍身针刺，一副永不知足的架式。由此再看中国的国槐，温温郁郁，不疯不火，年复一年就那么缓慢地长着，到了一定高度，便开始向四面八方延伸，占据有限的土地，长到一定年龄，枝枯心烂，只剩外面残破不全的老树皮，十几岁的少年可以随意钻入树洞，恣意玩耍。可那树依旧活着，带死洋活地凑活着，从没一株国槐想挺拔地钻入云天，大呼一声：“我来了！”

年龄最老的国槐便开始往下长，有的巨大躯干可以在地面爬行生长，像早些年农民种的地黄瓜，不用上架，在土地上以蔓生的方式，贴着地皮艰难生长，咬着牙结两条弯黄瓜，没滋没味口感很差，须知它得到的阳光毕竟太少太少，接触的带霉潮气则很多。国槐树惟一的优点是籽多，每到秋季挂满树冠，然后秋风落叶中与风和水一起在潮湿的地方继续生根发芽，又一批低矮的树苗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芽成活结籽，这有点像篱笆上的蔓生赖瓜，没别